

大洞商

全景呈现百年洞商风云 深度演绎鄂中历史波澜



陈敬黎·著

洞商：鄂中地区居民对石膏矿洞、盐矿投资、经营商的俗称。

上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洞商

全景呈现百年洞商风云
深度演绎鄂中历史波澜



陈敬黎
●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洞商(上、中、下)/陈敬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54—5873—5

I.大…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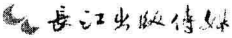
策 划:刘学明

责任编辑:杜东辉 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张:66.500 插页:6页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89千字

平装定价:98.00元(全三册) 精装定价:12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要落有落的日头将大富水两岸的山野照成了橘黄色。团山上的周永盛记石膏洞到了矿工出洞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一年才二三次。对有的矿工来说，甚至更少。

洞口边，不到四十岁就因为长年在矿洞里凿石膏，骨头痛得再也不能下洞了的风狗子，佝偻着身子在同样站在洞口边的大监工莫仁善的呼喝下，慢慢将一套木枷套在一头大水牛的脖子上。对于莫仁善的呵斥，他仿佛显得麻木不仁，仍然不紧不慢地将木枷上的麻绳一根根系牢。风狗子不是他的本名，他姓风，乳名狗子，大号在这个矿上有得人晓得。在大监工拿在手上的矿工花名册上，从他十三岁进周永盛记矿洞凿石膏以来，就写着这个代表他的三个字。其实，在大富水两岸的上百对矿洞里，有许多像风狗子一样有得大名的矿工，因为他们七八岁或十来岁就下了洞，根本不需要大名。

从团山上的团山庙里隐隐约约飘过来钟声、磬声，这是庙里的和尚在做晚课。交杂在一起的钟声、鼓声、木鱼声、磬声、和尚的颂经声，断断续续地在死尽了人一样的山野飘荡，仿佛是在为那些下了洞去就不晓得是不是被倒吊着双脚拉上洞来的死鬼召魂。

离洞口几十丈远的晒盐台，顶上盛卤水的长方形木池和撑着它的高耸入云的竹木架，被斜阳映着大棺材般倒画在地上。三层平台上，几个打卤水的矿工用力拉着打卤竹筒，有气无力地“嘿哟嘿哟”号着，打卤筒被他们拉出惨兮兮的“吱呀吱呀”声，将这寂如坟场的山野刺开了一道口子，仿佛在抗议看不见头的奴役。相比之下，这些拉筒的人声显得要弱得多，也许是他们已经被这世道磨得麻木了。

晒盐台上的卤水顺着竹槽流进台下的卤水池里，站在卤水池边的卤水师全月叔，全神贯注地盯着刚刚从池子里打上来的一桶卤水，他的脸仿佛被犁拖过，头发白的比黑的多出许多。

他的脚边还有另外两只木桶，一只木桶里的卤水上浮着一块豆腐，另一只木桶里的卤水上浮着的豆腐上放着五枚铜钱。这两桶卤是前些时分两次从池子里打起来的，分别是一块豆腐的水和五枚铜钱的水，说明卤水中盐分低，还不能熬盐。这几日打卤水的矿工又把卤水打上晒台上去晒，今日全月叔估计卤水差不多可以熬盐了，

便从家里拿来了一个鸡蛋到晒盐场来试卤水。

全月叔姓乔，他既是晒盐场的卤水师，又是洞里的凿石膏工，他上洞来判定卤水可以熬盐了，就得又下洞去凿石膏，不能空做卤水师。他紧盯着桶里的卤水看了一阵，见水浊得看不见人影了，才慢慢把手上的鸡蛋放进桶内，鸡蛋果然如他所料浮在水面上，他这才慢慢直起已经弓了的腰，脸上毫无表情地对或坐或站在不远处熬盐棚里的熬盐工们吼了一声：“老少伙计们，有一个鸡蛋的水了，开火了，可以熬盐了。开火前把铁锅都仔细检查一下，不能炸了锅。你们一个都死不起，死了一个一家老小都要饿死。”然后转身弓着背慢慢向洞口走去。

熬盐工们听完全月叔的吼声，都面无表情地慢慢挑着木水桶走过来，从池子里打起卤水，倒进嵌在山坎上挖出来的一大片九口连环灶上的锅内，点燃火，开始熬盐。

风狗子光着暗铜色的身子，头发好久冇洗过，落在上面的灰尘将它渍成了髻。嘴唇边几根稀稀疏疏的胡子，足足有二寸长。他下身穿着一条已经看不见底色的短裤，说是裤不确切，仅仅是一块遮羞布，因为他的两片与裤色差不多的屁股露在外边，只是前边的两片布被他从左往右操在一起，在腰上用一根草绳捆着，才遮住了前边的阳物。他冇得老婆，便冇得儿女。据说他不再下矿洞后，有一个他们叫做谷昌叔的老矿工有意把新寡的女儿嫁给他，因为谷昌叔的女婿去年死在这矿洞里，是风狗子用麻绳捆着他的双脚倒吊着用水牛拖上洞来的。

“走嘞，畜牲！”

风狗子套好了水牛，捡起地上的一根小木棍，轻轻在牛屁股上拍了一下。他的眼睛看着水牛前边的路，余光却落在莫仁善的身上，这落在莫仁善身上的余光，与他那骨嶙嶙的脸很不相称，多了许多仇意。那双落在眼窝里的眼睛亮且有神。或许“畜牲”这两字他不仅仅是在叫牛。

大水牛往前迈了几步，套在它脖子上的枷便套紧了，套在枷上的一根粗麻绳也吃上了劲，水牛开始向前倾着身子，四只蹄紧紧挖进土里，吃力地往前挪动着前后脚。架在洞口上的木轱辘便生出十分刺耳的“吱呀”声，却被风狗子接着吼出的号子声伴得更加凄凉，“哦嚯——”他扬了一下手中的小木棍，“哦嚯——”他又扬了一下手中的小木棍，却始终冇落在牛身上。也许他是痛惜这牛与他一样苦命，舍不得打，又轻轻“哦哦哦哦嚯”了一声，接着他便提高嗓子吼将起来：“哦嚯喂！啍唷哦！嘿唷哦！”木轱辘紧和着他的号子“吱呀！”“吱吱呀！”地哀叫着，不久，洞口便出现了一个满脸漆黑、只看得见两只眼睛在动的人头。

“到人世来了的伙计闭着眼呀！”

风狗子亮着嗓子吼了一句，那个刚冒出洞口的人头听见吼声连忙闭上了双眼，一双手紧紧抓着慢慢升上洞来的粗麻绳。

“哦——嚯——！”风狗子又拖了一腔，用手中的小木棍轻轻敲了敲牛屁股说，“老

家伙，再卖点力，把我的那些伙计拉到人世来，我叫他们去给你割一把好草。”

水牛仿佛通人性，鼻子重重“嗯”了一声，嘴里喘着粗气，蹬着四条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着。

随着粗麻绳的慢慢上升，那个闭上了眼的人头也现出了身子。他坐在一根横穿在麻绳上的粗木棍上，双手摸到洞口沿后，慢慢爬出了洞口，一屁股坐在洞口边，长长叹了一口气，咕噜了一句：“回到人世来了。”

站在洞口边的莫仁善瞪了刚爬上洞口来的矿工一眼，翻开手上的花名册，用脚尖轻轻踢了踢他的大腿，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杨四毛。”那个矿工咕噜了一句。

莫仁善在花名册上找到了杨四毛的名字，用笔在名字上划了一个勾。

接着冒出头来的是一个用破衣裹着眼睛的矿工。先上来的那个矿工慢慢睁开眼，伸手拉了他一把，说了句：“出阎王殿啰！”后上来的矿工随身一滚，重重地瘫在地上，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栽田下去，割谷起呀！”

莫仁善又走到后上洞的那个矿工身边，用脚尖踢了踢他的屁股，吼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刚上洞来的矿工晓得莫仁善在问他，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刘根生。”

“哎哟，我看不见了，我的眼睛好痛。”

刚刚爬上洞来的一个小人儿用双手紧紧捂着眼睛，坐在地上尖叫着。

刘根生听见叫声连忙一把拉下裹在自己眼睛上的破衣，跑过去用破衣缠在他的眼睛上说：“赶快闭眼，等天黑后再睁开。”

“哦！”那个小人儿应了一声。

“娃，记倒，以后上洞要用布缠着眼，不然会瞎。”刘根生又叮嘱了一句。

“哦！多谢叔。”

“叫什么名字？”

莫仁善又走过来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那小人儿的脚。

“黑蛋。”

莫仁善在花名册上找到了黑蛋两个字，在上面划了一个勾，恶声恶气地说：“瞎了好，你这一生只有凿石膏的命，在洞下看不看得见一个样。”

先上来的两个矿工瞪了莫仁善一眼，刘根生咕噜了一句：“你跟我们一样，也是凿石膏的，只是你比我们的心黑一些才做了监工。”他边说着边拉起黑蛋，牵着他的手往矿棚外走。

又有两个矿工升了洞，风狗子把水牛赶了回来，粗麻绳又放下洞去了。风狗子又对水牛“哦嚯”了一声，水牛仿佛听懂了他的号令，往前一倾身子，迈开了腿，粗麻绳又被带紧了，洞口上的木轱辘又发出了刺耳的“吱呀”声。

不一会洞口又冒出了一个黑人头，他紧闭着双眼，一只手紧紧抓着麻绳，一只

手在洞口沿摸索着。这个人头与刚上来的几个比要干净一点，看得见脸上的轮廓，从这张四方脸上看得出他不过二十八九岁年纪。

“升洞了！”

莫仁善对这个冒出身来的人头吼了一句。

这个矿工慢慢摸着洞沿爬上了洞口。

“叫么名字？”莫仁善对他吼了一句。

“高仁泰！”

那个刚刚爬上洞口来，手里抓着一个包袱的矿工用十分洪亮的声音同样吼了一句，然后站直身子，用脚探着路往前走了几步，长长嘘了一口气，站了一会才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天边那快落下去的日头，又长长叹了一口气，日头落在他的身上，他身后倒在地上膀大腰圆的人影足足有八尺长。

莫仁善瞪了粗声粗气的高仁泰一眼，嘴角动了动，脸色一正，想骂句么话，看着高仁泰那高大的身架又将话吞回了肚里，只在花名册上找到了高仁泰的名字，重重地在“高仁泰”三个字上划了一横，仿佛要将这三个字从人世间抹去。对这个比他整整高出一个头的人的矿工，莫仁善有几分畏惧，怕惹重了他自己下不了台，只好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报复他。

跟在高仁泰身后的三个矿工相继上了洞。风狗子又将水牛赶了回来，粗麻绳又放了下去。高仁泰看了一眼身边慢慢都睁开了眼睛的伙伴，轻轻对大家招呼了一句：“走吧，该回家去看看了，下去了这么久了，家里不晓得成个么样子了。”他边说着边抬脚往矿棚外走去。矿工们都跟着他往矿棚外走。

洞口上的矿棚是东家花钱搭的，虽然四面透风，柱子却是青砖做的，棚顶上也盖的是青瓦。离矿棚二三丈远的地方有一个窝棚，它是过去的监工迫使矿工用洞下挖出来的青石膏块垒起来的，上面盖的草，只有大半人高，进出窝棚的人只能猫着腰。这个窝棚是洞上的大小监工用来躲雨逃日头的。窝棚里同样用青石块垒成两个墩，石墩上搭着两块木板，算是床，也算做椅。现在，木板上四脚朝天仰躺着一个年轻男人，他是这个矿上的小监工，叫麻三，因为他脸上小时候种痘后落下了许多坑，又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因此，这个矿上的工人们都叫他麻三，至于他姓什么冇得人去过问，大家叫他麻三时都是在背地里咬着牙切着齿叫的。说穿了麻三是大监工莫仁善的打手。见矿工们升洞了，麻三慢慢坐了起来，打了一个哈欠，溜溜转着眼珠，盯着刚从窝棚边走过去的高仁泰一伙人看。

大富水两岸的几百对石膏洞、盐洞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洞商也就是这些石膏洞、盐洞的东家，他们是不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洞商们只派人收石膏，收盐，然后卖出去，再按事先协商好的价钱将工人的工资付给矿上的大头佬，也就是大管事，再由他们发到工人手上，经过大头佬、大小监工们一层层盘剥后，落到工人手上的就只能糊口了。至于洞里有几多工人在做事，他们下洞几久了，是死是活，洞

商一概不闻不问。下洞的工人有些是为谋生计来的，有些却是被大头佬和大小监工骗来的，有一些孤儿还是被他们抓来的，为了防止这些骗来的或者抓来的工人跑，小监工就成了打手，这个角色必须心毒手狠，麻三就是打人的一把好手，那些被抛下洞里几个月才允许爬上洞来一次的矿工，他看着不顺眼就把他打成棉花条。

“洞下穿水了!”

高仁泰一伙刚刚走过窝棚，突然听到身后矿棚里传来一声惊叫，他大吃一惊，连忙止了步，转过身来，见一个刚上矿的工人跑出矿棚来，惊慌失措地大吼着：“洞下穿水了，洞下穿水了!”高仁泰抬起右手向身边的工友们一挥，说了句：“走，赶快回去救人。”拔腿便向洞口跑，跟着他走出矿棚的工友们又都转过身来，跟着高仁泰往洞口跑。

听说洞下穿水了，坐在窝棚里的麻三也吃了一惊，连忙跳了起来，跟着高仁泰一伙跑了过去。

看见高仁泰一伙跑了过来，那个吓得大吼大叫的矿工连忙让开路，一边跟着高仁泰走进矿棚，嘴唇仍然不停地颤抖着说：“不得了，穿水了，不得了，穿水了。”

高仁泰几个箭步飞到了洞口边，见一个刚刚升井的矿工也惊慌失措地在说：“不得了，穿水了。”高仁泰扭头大略点了一下升了洞的工人人数，见大监工莫仁善正夹着矿工花名册转身想溜出矿棚，顿时脸色一沉，一个箭步跃到他的面前，挡住了莫仁善的去路，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右手，问他洞里还有几多人。莫仁善翻开花名册看了看说估计还有一百三十多人。

“洞下还有一百三十多个人，你是大监工，你不能跑，你得赶快想办法救人。那是一百三十多条命。”高仁泰怒瞪着眼，言语中却含着几分哀求。

见高仁泰双目怒火，口气却带着几分哀求，莫仁善先是一愣，接着不耐烦地一甩手，丢开高仁泰的手说：“救什么呀救，除非洞菩萨显灵，无法救了。要救人你下去。”说完话他就转身慌慌张张地跑了。

高仁泰见大监工跑了，咬着牙，紧紧地握着双拳骂了一句：“狗婊子养的野种。”然后转过身来对围在洞口的工人们说：“弟兄们，大监工跑了，东家是不会来救我们的，只有靠我们自己了，洞下的人都是我们的穷苦弟兄，我们不能把他们丢在洞下不管，我们不救他们就有得人救他们了，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他边说着边丢掉手上的包袱，脱掉刚刚套上身去的衬衣，一把甩在棚角边说：“我先下去，你们赶快拉绳子，牛拉太慢了，得抢时间，救上来一个是一个。”高仁泰又对刚刚将水牛赶到洞边来的风狗子吼着说：“风狗子，你赶快把牛枷下了，叫弟兄们拉绳，跑得越快越好。”

风狗子听了高仁泰的话，连忙一边答应着：“好嘞!”一边手脚突然变得十分麻利地将木枷从牛脖上下了下来，抬手重重地一拍牛屁股，吼了句：“快走，别在这里挡路。”牛轻轻哼了一声，抬腿向棚外走去，让出了道。风狗子这个时候不晓得突然

从哪里来了劲，背仿佛不驼了，他一把拉起粗麻绳头，对弟兄们吆喝了一声：“赶快来拉绳。”

出了洞的矿工们听了风狗子的吆喝声，一齐跑了过来，紧紧把麻绳抓在手上，做好了把高仁泰放下洞去的准备。

高仁泰见工友们都把麻绳紧紧地抓在手上，连忙几步走到洞口边，一把抓住吊在洞口支架上的绳子，准备坐到横穿在绳上的木棍上去。

一起跟着高仁泰跑过来，一直站在洞口边看热闹的麻三见高仁泰抓住了绳子，准备下洞去，连忙跑到洞边对高仁泰说：“你不要下去找死。”

高仁泰见大监工跑了，本来就憋了一肚子鬼火，这个时候又看见小监工麻三跑过来阻止他下洞救人，顿时火冒三丈高，怒瞪着麻三说：“你们这些人只晓得逼我们做事，什么时候管过我们的死活？”

“不知好歹的东西。”麻三见高仁泰发火了，吓得连忙掉过头来，边骂着边向矿棚外跑。

见麻三仓惶惶地跑了，高仁泰一抬腿跨上横穿在麻绳上的木棍，稳稳地坐在了上面，向工友们一扬手说：“快松绳，把我放下去。”

站在洞口边紧紧抓着绳子的全月叔看着脸色十分坚定的高仁泰，眼泪突然流了出来，哽咽着说：“老弟，如果实在救不了人你就赶快上来，冇得人怪你，你这下去也是一条命呀！”

“放心吧，老天爷会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上来的。”高仁泰见全月叔哭了起来，连忙安慰着他，然后一扬手，吼了声，“放绞绳。”

“哦哦哦嚯——”风狗子突然提高嗓门，打了一声号子，他想用这声恶号吓退死神，为高仁泰壮行，把弟兄们吓散了的心呼唤到一起来。

“哦——嚯——”众矿工听见风狗子的这声恶吼，都理解了他的意图，便一齐呼号着，松了手上的洞绳，将高仁泰放下了洞。

架在洞口上的木辘轳仿佛通了人性，跟着矿工们的号子“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地急叫着，粗麻绳载着高仁泰往洞下迅速落去。

矿洞下的水迅速往上涨着。从各条巷道里跑到洞口来的矿工已经将洞口堵实了，大家此起彼伏地在大声向洞上呼叫着：“救人啦，救人啦！”有几个小童工吓得哭了起来。突然，矿工们看见洞上有人吊下来了，都挣扎着往洞口中间挤，纷纷伸出手想抓住吊下来的麻绳。

坐在木棍上的高仁泰低头看了一眼洞下密密麻麻的人头，见洞口边两盏油灯仍然亮着，矿工们开始骚动起来了，便大声吼着说：“弟兄们，我是高仁泰。大家不要慌，我下来救你们了，请让一个位子，让我下来。”

矿工们听了高仁泰的话，站在洞口中间的人往旁边挤了挤，让出了一个空位子，让高仁泰下了洞。

高仁泰在洞下一落脚，矿工们又一拥而上，抢着抓住绳子，争着往木棍上爬。高仁泰见形势不对头，便一伸手，紧紧地将绳子抓在自己的手上吼着说：“大家安静！”

见高仁泰紧紧抓着洞绳，大家顿时安静了下来，都一齐瞪着大眼，看着高仁泰。看着一片只看得见两只眼珠在动的黑脸，高仁泰稍稍压低声音说：“兄弟们我下洞来就是要与大家一起同生同死共存亡的。你们不要慌，都听我指挥，各条巷道的弟兄互相看一下，看还有冇得人落在巷道里。”

“都来了！”一个矿工抢先回了一句。

“都来了！”

“都来了！”

矿工们相继回答着。

“都来了就好。大家不要争，上面的弟兄们都在拉绳子救大家。大家都听我安排，年轻力壮的弟兄跟我一起站到后边去，我们一起迅速过去堵漏洞，减慢进水速度，年纪大的让娃崽们先上，他们是刚出之阳，是人种，得留下。等娃儿们都上去了，再上年纪大的，我们年轻的最后上去。你们看我这样安排行不行得通。”

“行。”

矿工们见高仁泰的话有条有理，特别是他们听说升了洞的弟兄们都在洞上拉绳救他们，大家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声一齐应着。

“好！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年纪大的先帮娃崽上，年轻力壮的跟我去堵漏洞。”高仁泰边说着边从洞口边的一支木桩上取下一盏木梓油灯，向根本认不出哪个年长哪个年轻的人堆一扬手，带头向身后的巷道走去。端在他手上的木梓油灯，鬼火般闪着寒光。灯盏内的木梓油是东家为防止矿工偷喝灯油而特别订购来的，因为矿工下了洞就是几个月不许上洞，在洞里吃的猪狗食，连油星也看不见，原来用的菜籽油被拖得两眼发黑的矿工偷喝了，洞商便用了这种喝了就拉死人的木梓油。

见高仁泰提着木梓油灯走了，十几个年轻矿工都自觉地跟着他往进水的巷道走去。

水很快漫了过来，已经快淹到了大家的膝盖了。

几个年纪大的矿工迅速将几个娃儿抱起来放到木棍上坐着，一个老矿工见四个娃儿坐好了，迅速拉了拉拴在洞沿上的信号绳子，吊在洞中间的粗麻绳马上动了起来，将几个娃儿迅速吊了起来，飞快地往洞上去了。

很快赶到了漏洞口的高仁泰将手上的马灯放在洞边的一块突出的石块上，对跟过来的弟兄们一扬手说：“快，搬石块来堵口子，石膏也行，越快越好。”他边说着边搬起一块大青石块向漏洞塞去。跟在他身后的矿工们都迅速搬起石块或者石膏块堵在了漏洞口上。不久漏洞口越堵越小了，进水也迅速慢了下来。

洞口上，先上洞的矿工们都将洞绳背在背上，飞快地跑着，洞下先上绳的娃儿

们一个个上了洞。

日头慢慢落下去了，天逐渐黑了下来。洞边的矿工号子随着日落的宁静在大富水边的旷野上越荡越远，越荡越雄浑。爬上洞的娃儿们又自觉地跑过去抓住绳子，跟着大人拉。

洞商周宏德的公馆是洞商中最气派的建筑。年近五十的周宏德是大富水边最有实力的洞商，也是汉口牌楼街最大的膏、盐号“周永盛记”膏盐行的老板。

这个时候，正同长期与“周永盛记”做石膏、矿盐生意的山西商人乔振邦签了一笔买卖石膏的协议后，周宏德坐在大厅里与乔振邦开心地谈着生意上的趣事。

突然，莫仁善拼命喘着粗气，满头大汗地闯进了大院，周宏德一惊，连忙站了起来，几步赶到大厅门口，挡住了莫仁善。

“有什么事，慌里慌张，成何体统？”周宏德正色对莫仁善说。

“不……不得了……东……东家，团山……洞里穿水了。”莫仁善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穿水？洞里有几多人？”

“一百三……三十多。”

“快走，去看看！”

周宏德抬起脚准备出门，突然想起了正坐在客厅里的乔振邦，连忙转过身来，向他一抱拳说：“仁弟在我这里稍事休息，我到洞上去看看就回来。”

乔振邦听说矿洞穿水了，也吃了一惊，连连说了声不好，站起身来一扬手说：“周东家，快走，我跟你一起去，看能不能救人。”

“不去了，不去了，东家不必去了，救不了了。”莫仁善见周宏德要到矿上去，连忙伸出双手挡住了他的去路，阻止着。

“是你是东家，还是我是东家？”周宏德见莫仁善挡住了自己的去路，顿时发了火，“你赶快去点灯笼，跟我走！”周宏德边说着边往门外走。乔振邦也跟着出了门。刚刚进门的周家长公子周伯安也听明白了父亲发火的原因，连忙劝父亲不要去了，说他不能走远路。有等长子说完，周宏德又大吼了一声：“快走！”周伯安只好跟着父亲向大门外走去，连忙叫两个轿夫将一乘凉轿抬了过来，扶父亲上了轿，叫轿夫快走。轿夫抬起凉轿匆匆出了院门。莫仁善见东家发了火，再也不敢多嘴，连忙转身从墙上取下一只灯笼点燃，提着跟在轿夫身后跳出门来，又跳到轿夫前边去照着他们脚下的路。周伯安和乔振邦先后匆匆跟出大门，跟着周宏德的轿子匆匆往洞上跑。

周宏德听说矿洞穿水后，这才急急忙忙往矿洞赶，其实他并不是怕死几个人。在这大富水边的上百家矿洞里，死人是值得东家如此吃惊的事情，他们往往都只花一条草席，再给死者家里几块大洋便了了事。有些无家可归的矿工死了，这几块大洋便落到矿上的大头佬手上了，他们连草席也不必花了，只吩咐两个矿工随便找

一处山坡挖一个眼，把尸首抬进去盖上土便完了事。现在周宏德听说自己的矿洞穿了水，这么急地赶到矿上去，是因为他听说洞下还有大部分矿工有升洞，如果这些人都被淹死在矿洞里了，光赔钱就不是一个小数，更重要的是以后矿上有得人凿石膏了。另外，这些人都死在自己的矿上，作为东家，他不出面，日后在矿工中失了名声，往后还有哪个愿意来为他凿膏赚钱呢？这一点莫仁善想不到。

住在正院偏房里的周宏德的小妾李玉璧突然听见院子里的吼叫声，连忙走出门来，见周宏德慌慌忙忙向大门外走去，张嘴想说句什么，又合上嘴了，转身进门去了。

住在离矿洞不远处的矿工家属们不久便得知了周永盛记矿洞内穿水的消息，女人们吓得哭哭啼啼地向矿洞上跑，男人们打着火把，娃儿们提着油灯扶着娘也慌不择路地向矿洞口跑去，一起集过来的灯火，很快将矿区照得通亮。

洞上，矿工们拉着绞绳飞跑，又将几个工友吊出了洞口，绞绳又飞快地放了下去。

洞下，水已经漫到了高仁泰的胸口，两个个子矮的矿工，水已经浸到了他的脖子上，显得惊慌起来，高仁泰说了句：“别慌。”伸出双手，一左一右抓着他们的臂膀，将他们往上一提，让他们的胸口浮出水面，他们才稍稍平和了气息。

绞绳下来了。高仁泰顺势将手上的两个工友推到了绞绳上，他们也一伸手，紧紧抓住绞绳，爬了上去，坐在了横木棍上。高仁泰又叫另外两个矿工先上了绞绳，顺手拉了一下洞壁上的信息绳，绞绳很快动了起来，四个矿工迅速升了上去。

洞口上，四个矿工很快升了上来，他们一个接一个迅速爬上洞沿，最后上来的那个矿工还有来得及站起身来，便慌忙对拉绳的工友们扬着手，大吼着：“快放绳，快放，洞下就仁泰大哥一个人了，水快淹到他的头顶了。”工友们一齐松了手，绞绳飞快地往洞下落去。架在洞口上的木轱辘也焦急地“吱呀！吱呀！吱呀！”地叫了起来。

周宏德一伙人气喘吁吁地赶到矿棚边来了，见人群已经把洞口围得严严实实，连忙下了凉轿，周宏德向莫仁善扬了扬手说：“快去看看，有几个死人。”

“嗯。”莫仁善轻轻应了一声，抬头看了看火把下晃动着的一片人头，又胆怯了起来，他很清楚，这个时候正在阎王殿前徘徊的矿工们是不认人的，特别是对他这个大监工，他们真的一旦有人死了，现在见了他，非抓住他把他打个半死不可。莫仁善犹豫了一下，回过头来看了周宏德一眼，强装着笑脸咕噜着：“东家，这……这……”他指了指洞口边的人群。

“快去！”周宏德见平日在工人们面前吆三喝四的莫仁善这个时候怕丢命了，顿时来了火，对他大吼了一声。

莫仁善被周宏德的一声怒喝吓了一大跳，连忙又装着笑脸，弯着腰，点着头，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转过身去，对着人群提高嗓子吼着：“东家来了，大家让

一让。”

围在洞口边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都屏声静气地瞪着焦急的大眼，紧紧盯着漆黑的洞口，仿佛有得人听见莫仁善的声音。

洞下，水已经淹到了高仁泰的下巴了，他将挂在洞壁上那盏快淹熄的油灯取下来，挂在另外一个高一点的木桩上，抬头看着下洞口，见绞绳吊下来了，轻轻嘘了一口气，伸出双手，紧紧抓住绞绳，人一跃坐到了木棍上，空出右手拉了拉洞壁上的信号绳，绞绳飞快地往洞上升去。

洞上，工友们一齐拉着绞绳飞跑，坐在木棍上的高仁泰很快露了头。

“恩人上来了！”扒在洞沿紧盯着漆黑的矿洞，仍然有站起身来的那个矿工突然看见了高仁泰的人头，高兴地大叫了一句，伸出手去拉高仁泰上来。

“上来了。”

“上来了。”

“上来了。”

围在洞口的人们都长长松了一口气，相互传递着这个喜人的消息，人群开始动了起来，大家都不自觉地往棚外挪着步，让出洞口，好让高仁泰上洞来。

不一会，高仁泰升上洞来了，扒在洞口边的那个矿工连忙一把抓住他的手，仿佛怕他再掉下去，用尽全身力气把高仁泰往洞外拖。高仁泰随势一跃，上了洞。

见高仁泰上了洞，那个拉他的矿工突然一屈膝，重重地跪在高仁泰的面前，向他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嘴里不停地道：“活菩萨！活菩萨！活菩萨！”

高仁泰见工友突然在对自己磕头，连忙伸手去拉，嘴里“要不得”三个字还有说完，却看见围在他身边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都一齐向他跪了下去，不约而同地向他磕着头，有的大叫着“活菩萨”，有的哽咽着打着哭腔叫着：“恩人。”

见大家突然黑压压地跪在自己的面前，高仁泰愣住了，他颤抖着手轻轻拉起跪在自己面前的那位矿工，又伸手去拉其他人，轻轻嘘了一口气道：“大家起来吧，我们都是穷苦弟兄，我们自己不救自己就有得人来救我们了。我也不是活菩萨。”

磕完头，大家都陆续站了起来。

高仁泰紧紧握着站在他身边、第一个跪在他面前的工友的手，看着他那漆黑的脸，从洞口的木支架上取下自己脱下来丢在墙角边、又被工友们捡起来挂在木架上的衬衣，递给他道：“你把脸擦干净，让我看看你是哪位兄弟。”

“我是尼姑，高大哥。”

那位矿工从高仁泰手上接过衬衣，轻轻披在高仁泰身上道。

“噢，尼姑老弟。”高仁泰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高大哥，”尼姑又哽咽了起来，哑着声音道，“我是民国十七年七月初九被莫大监工和麻三抓来丢进洞里去的，今日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了，如果不是洞里穿水，不是你下去救我们，我恐怕就再也回不到这个人世来了。”

“今日是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了，你在洞里快一年了。”站在旁边的一个老者叹了一口气说。

“这些黑心肝的！”尼姑擦了擦眼泪，仍然紧紧抓着高仁泰的手，仿佛怕自己再被人丢回洞里去。

站在人群外的周宏德亲眼看到了矿工们跪对高仁泰的一幕，当他得知矿工们都升了洞以后，也长长嘘了一口气，心放了下来，抬脚向高仁泰走去，打算就这个机会与矿工们说说话，让矿工们看见他这个东家来了，并不是丢下他们不管，见死不救。

“东家来了，让一下。”

莫仁善见周宏德往人群中走去，连忙跑过去对大家吼着。

听见莫仁善说东家来了，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先是一愣，都转过头来，见周宏德真的来了，突然静了下来。

“弟兄们受惊了，我看望大家来了。”

周宏德见矿工们都静了下来，便打着笑脸，向大家一边扬着手，一边走了过去。

“打死那黑心肝的黑洞商。”

人群中突然不晓得是哪位矿工大吼了一声，人群顿时骚动了起来，大家此呼彼应地吼了起来。

“打死他！”

“打死黑洞商！”

矿工们边吼着边向周宏德一伙迈开了步，向他们逼了过来。

“你们想干什么？”

周伯安见矿工们逼了过来，两步跃到父亲前面，用身体挡着父亲，大声威胁着，想吓退矿工。

“你们敢动东家一个指头，我就开除你们！”莫仁善见自己在东家面前立功的机会来了，突然跳到矿工们前面，挥着手，吼着。

刘根生见莫仁善跳了出来，一步跨出人群，伸出手紧紧抓住他的衣领，咬着牙说：“老子今天先要打死的就是你！”他的话音一落，紧握着的右拳头便重重打在莫仁善的胸口上。

莫仁善“哎哟”了一声，“嗝”的一声倒在地上，嘴里仍然不停地“哎哟，哎哟”地叫着。

刚刚跑过来的麻三见莫仁善被打倒了，本来是想上前去吓唬一下矿工，巴结东家的，见势头不对，他连忙掉转头，趁天黑溜走了。

“好了。”

高仁泰见工友们真的动了怒，怕他们真的打死人闯了大祸不好收场，便连忙挤到刘根生面前，伸手挡住了大家。

“现在大家打死他们也无益。我们已经从阎王殿里逃出来了，都赶快回去吧，别惹事了。”

矿工们见高仁泰出面挡住了他们，都止了步，仍然有人在大声吼着：“打死这些黑心肝的杂种。”

“快走！”周伯安见矿工被高仁泰挡住了，连忙转过身来一把抓住父亲的手，将他推上竹凉轿，催轿夫赶快抬起老爷向来路跑去。

乔振邦也跟着周宏德父子，借着火光，一脚高一脚低地向前跑着。

躺在地上不停地叫着的莫仁善见东家跑了，连忙一翻身爬了起来，也跟着他们飞跑。

见东家跑了，高仁泰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回去吧，都累了，回去好好歇一夜。”

“走吧！仁泰，你也早点回去歇着，弟堂客有来，她可能还不晓得洞上出了事。”刘根生紧紧握了握高仁泰的手说。

“走！大家都走！”高仁泰又大声对矿工们叫着。

矿工们都相互招呼着，在各自亲人的陪伴下向矿外走去。

“你们走吧，我有得家，我今夜就在这里过夜。”尼姑看着向矿外散去的人群，突然悲从中来，咕噜了一句，一屁股坐在路边的一块青石块上。

“我也有得家，我在这里一起陪你过夜。”风狗子听见尼姑说在这里过夜，也一屁股坐在尼姑身边，打算今夜不走了。

刚走出上十步的高仁泰转过头来看见还有两个人坐在地上有走，连忙转身走了过来，见是风狗子和尼姑，心头一酸，他很清楚他们无家可归。

“走吧，跟我一起回家。”

高仁泰伸手拉起风狗子和尼姑。

“仁泰兄弟，你回去吧，弟堂客在盼你升洞的日子，我就是这个命，过一日算一日。你走吧，你也是苦命人，管不了我们的。”风狗子叹了一口气，轻轻对高仁泰说。

“你回去吧高大哥，我在这里陪风大哥。”尼姑也轻轻催促着高仁泰，叫他快回家。

“我比你们强一点，还有个家，走吧，不说了，都是穷弟兄，有我吃的一碗粥，就有你们喝的一口汤。”

高仁泰边说着，边伸手一左一右抓着风狗子和尼姑，拉着他们一起向矿外走。

“仁泰，你看我们这浑身脏的，么样好意思去见弟堂客。”风狗子推开高仁泰的手说。

“走，我们到前边大富水里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洗干净了再回家。”

高仁泰一扬手，指了指前边的大富水，笑着又一把抓住风狗子的手，边说着边拖着他往前走。见有家可归，尼姑来了劲，甩开高仁泰的手高兴地边笑边跳着往

前跑。

走了不到半个时辰，他们便看见了前边一片閃閃爍爍的灯火，那便是大富水边的西河古渡。

尼姑人年轻，腿脚快，先跑到了河边，“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

“小心点！”高仁泰见尼姑跳进河里去了，吼了一声。

风狗子从河岸边的一块刚脱了谷的稻田里抓了一大把稻草，走到河边放在地上，拿出身上的洋火把它点燃，等稻草烧尽了，便对在河水里划着水的尼姑说：“尼姑，上来抓把草灰，把头发洗干净，免得你嫂子不让你进门。”

“好嘞！”

尼姑应了一声，游到岸边来，抓了一把草灰，在头上，身上搓了起来。

高仁泰和风狗子把身上的破衣裤脱了下来，光着身子下了河。

二

这大富水在流到西河古渡下游突然由北调头向东流去，在山峦间划了一个巨大的圆弧后，又调头向西，再往南流进汉江。大富水在这一东一西流去流来间，将一片丘陵划成了一个孤岛，这里便是日夜舟船不绝、人流不息、骡马不停的湾上镇。

湾上镇沿河两岸的无数只马灯、油竹、火把、灯笼等能作为照明工具的东西都亮了起来，随着驮芦柴和驮石膏、矿盐的骡马的走动而星星点点地移动着。沿着河边三十几级台阶，一伙伙抬工们“哟伙”、“也哟伙”地呼应着号子，将成抬的石膏、矿盐抬上停靠在各处码头上的大大小小各式木船，又将从洪湖湖区运过来熬盐的芦柴抬上岸。

人号马嘶的岸边，一家挂着“邹记鳝鱼粉”招牌的两层小木楼，在檐角上十只大红灯笼的映照下，格外夺目。楼四周挂着各式招牌的茶楼，酒肆也同样灯红绿，人进人出。靠西河古渡码头边的“怡红楼”婊子行这个时候也热闹了起来。

从汉口至下江载着匹头百货、烟草、茶叶的船队，这个时候都陆续抵达湾上镇，各大商号的东家们都打着灯笼，开始清点货物。清点如数后，他们便将手中的灯笼交给随行的管事，叫他负责监督驮夫、抬工往岸上转运，自己提起长衫角，慢慢沿着石阶上了岸，到“邹记鳝鱼粉”店吃一碗粉，或到其他茶楼喝一盅茶，酒量大的走进酒店要两碟爱吃的菜，打上半斤老谷烧，让浑身的血开始热得发烫了，便陆续钻进“怡红楼”去抱着那些扭着屁股的婊子销魂。

随着这些大小商号老板的进门，“怡红楼”里只唱戏不卖身的楚戏“王兰龄班”的坤角儿白二小姐，又在琴师的伴奏下委婉地唱起了小调：

出郭觉幽蹊
半路烟迷
晴滩声送夕阳西
多少行人争渡急
征马骄嘶
野水绿平堤
芳草萋萋
临流一声乱莺啼
遥指断桥垂柳岸
画桡双低

据说这是湾上镇一个落了魄的前清秀才为白二小姐写的唱词，词意也写的是这处西河古渡的景象。

这白二小姐本名白秀珍，在家里排行老二，是楚戏“王兰龄班”的当家坤伶，艺名白兰花。白兰花今年妙龄十二，她六岁从班主王兰龄习花旦，至今已名满荆楚，人也出落得十二分好看，白皮嫩肉不说，樱桃小口，尖鼻梁，弯眉毛，不圆不方的下巴，两只眼珠子顾盼间，一颦一笑，让人爱怜不止。

现在与二小姐配琴的也是刚刚出道的琴师丁玉萧，他年方十六，不久前才从师傅门下走出来单独为二小姐拉琴。在“王兰龄班”里，这是一对金童玉女。

这些时当家的王兰龄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演小生的王夫人也只能床头灶后的服侍，戏班不能开锣。为了给师傅筹措药费，白兰花在“怡红楼”老姆妈祥凤仙的再三邀请下，带着琴师丁玉萧到这处那些嫖客听厌了窑姐扭捏作态的怪声怪调，要听戏的花楼卖起了唱。“怡红楼”因为这几日有了白二小姐婉转的唱腔，也有了丁玉萧溪回流咽的琴声，热闹了许多。那些搂着婊子听戏的男人有时候被白二小姐的唱腔激动了，连他自己都不晓得是在有意巴结讨好二小姐，还是真的听懂了她的唱腔，你两块，我三块地赏她一些袁大头。白二小姐的收入也还可观。其实，那些玩厌了婊子的男人们是在打白二小姐的主意，这个干干净净的女人足以让那些不干净的男人想过干净日子。

大富水两岸地下是几百对石膏洞，地面上是几千处次第错落的熬盐棚。因为地下石膏层中含有大量岩盐，因此，各洞商在矿洞里的石膏开采完了以后，让洞里蓄满水，等一年半载后，盐工将含有大量盐分的水挑上来熬盐，这样，洞商一举两得，成了石膏商，又成了盐商，当地人一概称他们为洞商。